

巴黎花園

的 邀 約

海外特約作者／Alain Ravalet 法文譯者 ／郭淑惠 協助單位／巴黎綠地管理處



(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)

「大自然就像是一座廟宇，或是活生生的柱石，
有時讓我們說出困惑的言語」，十九世紀詩人波特來爾如是說。

我們希望這種花園在巴黎能夠繼續存在，
使我們能夠享受與大自然之間不可或缺的連繫。



■長長的小徑，深遠的林蔭大道。這裡是盧森堡公園，其豐富的雕像收藏，是它迷人的特色之一。

(照片：Alain Ravalet)

假如我們開始想像，怎樣才可使城市更具可居性。假如我們開始問我們自己，如果樹木，還可以帶給市民，一種生活在土地上的感覺，那麼我們就應該跳脫那種純粹依賴住屋的格局。假如我們認為廢氣對小孩而言，並非一種最理想的香水，並且在廢氣間散步，時間久了，就快有窒息的感覺的話。那麼，我們要感謝城市花園的存在，讓都市人與大自然之間，仍有連繫的臍帶。

1995年冬天，巴黎空氣污染的指數，已達到可以容忍程度的上限（一立方公尺的空氣中，含有400微克的氮的二氧化物）。

廢氣、巴黎周圍工廠的煙和熱空氣，都在在使得氣體無法升空，並將街道變得像烤箱。這對年老者、患哮喘者，和不希望死在被城市廢氣薰死的人而言，都是一個莫大的傷害。

說句並不誇張的話！巴黎還是個可親的城市（除特殊情形外），並且防毒面具，也還未到或缺不可的地步（除了支氣管敏感的自行車騎士外）。在巴黎，總是可以找到一處公園，花園，一方廣場，一個散步步道，在那裡樹枝是向人們展開雙手的。

這種綠地在巴黎，大約有350個左右。從小型的廣場到大面積的公園，總計有486,000棵樹。連巴黎人在得知他們所居住的首都，是全歐洲綠地最多的時候，都相當驚

訝！平均每人就擁有一棵樹木。

這些樹木實在是值得表揚！因為樹木在城市中生活，是比人類更辛苦的！城市中樹木的平均壽命，比起生長在樹林或森林裡的同僚來，要減少30-40%。

因為在城市中的樹木所面臨的惡劣條件太多，例如缺水（雨水很難滲入到堅硬的土壤中），這樣會容易生病和長寄生蟲。缺乏空間，以促使根部系統的發展。此外，還有掃雪鹽的散播等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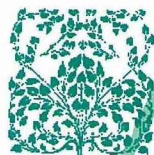
回顧一下歷史，我們便可很快知道，巴黎並非一開始就這麼綠意盎然。在中古世紀，這個城市由一座防衛性質的護城垣所圍繞。那時空間有限，綠地並非不可或缺，因此未被重視。

花園是由矮牆保護著。那時的花園只具果園或菜園的功能。那種一小塊圍起來的地方，也具有宗教功能。隨著精神範式的改變，和首都的擴大，取悅性質的花園觀念開始問世。在大部分情況下，是保留給權勢貴族的。這些權貴從遠方引進一些不知名的植物，豐富了，並且改變了當時綠地的景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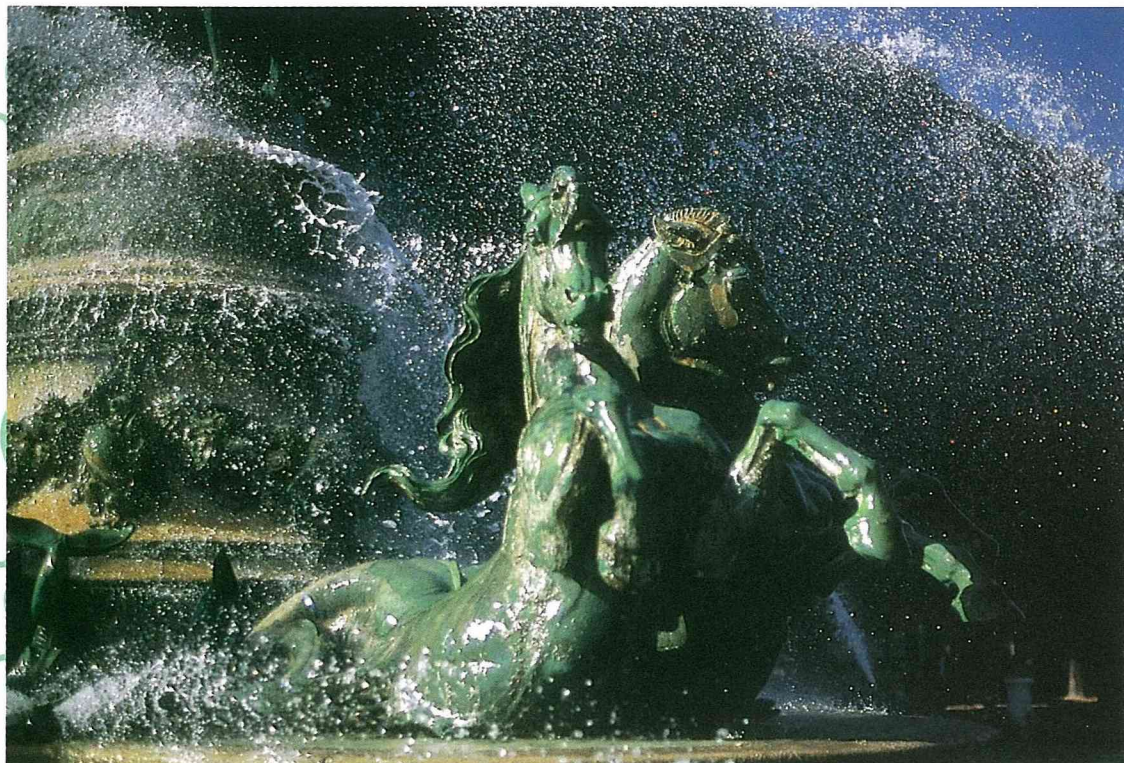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最古老的樹木，即是從遠方引進的植物。它是一棵在十七世



■盧森堡公園



巴黎花園
的 邀 約



■ 盧森堡公園的噴泉和雕像，為夏季的散步者，帶來美好的感覺，這風格乃是法國和義大利花園的共同特色。

(照片：Alain Ravalet)

紀初，從美洲引進的洋槐 (*Robinia pseudoacacia*)。國王的園丁，負責將之種在位在巴黎中心點的國王花園中。到現在它還一直在那邊，並由一根木棍支撐著。

但這棵最古老的樹，並不是最粗的。最粗樹木的榮耀，應當歸給一棵東方梧桐 (*Paltanus orientalis*)。其樹徑超過7公尺。另一棵法國梧桐，拿到了最高樹木的榮耀，總高度達42公尺，在一條林蔭大道上，高高地聳立著。

隨著時間的流逝，綠地漸漸變成生活中必要的東西。然後，又更進一步，成為巴黎人生活習慣中必去之地。人們習慣在星期天，到巴黎近郊的樹林裡去，或者到一些只保留給貴族或神職人員的花園。

但真正法國式花園的誕生，就要上溯到十七世紀了。此時，君主政體達到了頂點。壯闊的花園，因此成為君主政體人士，誇耀的工具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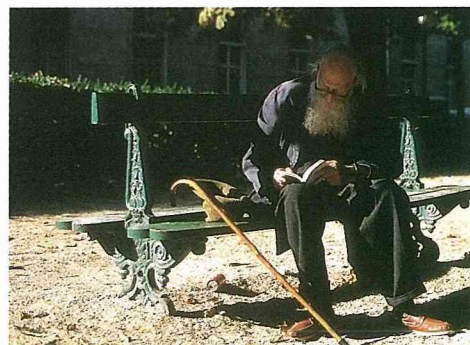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天才建築師和景觀設計師，都奉獻在皇家花園的建造上。在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，這些皇家花園才開放給大眾。這種花園的特色是相當奇特的。

寬大的林蔭大道，幾何遊戲空間，思古幽情的題獻物和雕刻，是使這些空間，成為令人驚歎的表演場地之因。

表演場地！？因為國王喜歡自娛，也喜歡娛樂朝臣。花園因此成為戲劇、演唱會的表演場地。夏天時，花園更是水舞的表演場。但這裡所有的裝飾，都是以幾何圖案裝飾的。法國式花園的特性，好像是用尺和角規畫成的直線。大自然在此似乎還必須再重新組合一下，尤其在安排佈置方面，可利用像黃洋木的灌木叢、薔薇花飾和迷宮一樣的東西，可使土地呈現出鑲繡圖案。人們徜徉期間，渾然忘我。為使一切更突出，林蔭大道帶來的整體感，沒有盡頭的小徑，在在都使

■ 對某些人而言，花園是個休憩的地方。對某些人而言，花園則是散步、沈思或研讀的去處。巴黎假若沒有花園，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
(照片：Alain Ravalet)



■ 或是在這邊練習太極，或是在這邊玩乒乓球，或是聊天，一些到這種巴黎花園的居民，似乎蠻快樂的。

(照片：Alain Ravalet)



得視野和散步者，沒有任何選擇地，只能跟隨著設計大師的幾何一路夢幻漫步過去。

對於大自然凌亂中的和諧、新奇和多變性，我們可能感到厭倦，但對這種皇家花園的空間設計，我們是不可能感到厭倦的。

我們可在遊客較少的清晨或薄暮時分，到此沈思。懷想這前所未見的規劃，懷想昔日節慶的豪華排場，也懷想君主的奢華生活中，那段對統治者而言，最輕柔的歲月。根據他們一己的喜好，隨著他們最瘋狂的想望，於是建造出許多空間。這種令人驚喜的空間設計，通常也是他們政權展示的方法之一。好幾十年前，離此幾千公里的地方，在中國國度裡，也誕生了許多夢境花園，尤其是在蘇州。

但觀念依舊是相同的，這種神奇的地方，乃是少許貴族，或富有

漢人，才擁有的特權。但建築概念卻是不同的。這裡沒有誇張過度的地方，也沒有無有盡頭的林蔭大道，和勝利的幾何圖案。它們的布局較柔和，呈現出一種較自然的和諧。藉著優雅的效果，像是彎彎曲曲的小徑，來迷亂眼睛。神奇的效果，便在這並不很大的空間中衍生出來。

與法國古典主義下的花園不同的是，我們並不將大自然交託到幾何學家，創作的想像力中。在此花園的規劃，和大自然的法則，似乎正好相反地，和諧地交融為一。

這正好成為法國花園的另一主題，法國花園隨著時間流逝，逐漸普遍化。許多花園隨著皇權下滑和貴族權勢衰減，逐漸喪失它們權貴的特性。

在革命時期，花園有時也成為權勢戰敗的表徵。此時，花園不是

被變賣，就是洗劫和破壞，或者變成餘興節目表演的場合之一。

花園很快地演化為普遍和餘興場地的角色，漸漸地它變成散步和放鬆的地方。

貝格德花園

巴黎最古老的迷人花園之一，名為貝格德Bagatell（意譯為不值錢的小東西）。這是個過時的語詞，意謂一件毫不重要和輕浮的小東西。這精緻的小花園，在起初原是一個賭注。原先，這是塊建築一棟小屋的土地，小屋的維修工作，可算粗略。這塊土地，是在一位公爵衝動下所置的產物。事情乃是在18世紀末時，這位公爵聽他的弟媳（法國的未來皇后瑪莉·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）說，再沒有比這塊土地更令人愉悅的地方。在力圖整修這塊土地下，公爵傳招他最

■貝格德花園誕生於18世紀，是巴黎最迷人的花園之一。
（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）。

■幾何圖案的品味，有時似乎使法國花園的規劃，顯得有些太過前衛（太多的幾何圖案，不是會令人厭倦嗎？）。但偶爾也會有像貝格德花園，這樣美麗又和諧的規劃方式。
（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）



■第一個國際性玫瑰花展，首次在貝格德花園展出，即或今日貝格德花園仍舊是巴黎最美的玫瑰花園。
(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)



▼▲雪鐵龍花園，具有主題花園的特色。用意在希望同時發揮花園的功能，和使散步者驚異的功能。
(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)



鍾愛的建築師，於幾天內，就做好了設計圖。在動員了300位工人的情況下，工程只花費67天。在可怖的革命後，竟奇蹟般地被保存下來。貝格德花園更將面臨許多不同的命運——露天餐廳、皇家狩獵的約會地（這花園剛好位在一個擁有許多獵物的森林旁邊）。在變成巴黎市政府所屬之前，這個花園曾經經過許多主人之手。

巴黎花園管理處負責人，便將這個花園開放給大眾，並希望藉著植物和花的收集，豐富其園藝花園的特性。他們在此建造了巴黎最美的玫瑰花園，一個鳶尾花園，還有一些可供像睡蓮和水生植物生長的池塘。

此外，還伴隨有1907年開始舉

辦的首次國際玫瑰花大展。直至今日，一些文化性質的活動和演唱會，還是定期在此舉辦。

總之，我們在此找到一個過去為私人擁有，如今經由政府管理開放給大眾的成功例子。今日這花園向喜愛花朵、寧靜和音樂的大眾，敞開胸懷。這是巴黎最令人愉悅的花園之一，位在離巴黎市中心，只有幾分鐘的東北方。

盧森堡公園

現在在離大學城不遠處的巴黎市中心，立法院座落在根據法國傳統式林蔭大道風格，規劃出來的風格和諧的小徑—盧森堡公園中。在這公園中，常可見學生，年輕的媽媽和小孩。夏天，其茂密的枝葉可用來遮蔭。這花園的池塘，一年

四季，都有業餘者在此進行小型賽船。此外，還有一系列相當豐富的法國皇后雕像收藏。盧森堡公園，因著其養蜂場，養蜂術的課程，提供十來種不同品種的蘋果和梨子，又更具有十足的鄉間風味。

外國人可以很容易地就適應盧森堡公園，特別是來自亞洲的人士。這裡這是他們打太極拳的理想場地。

上面提及的是，兩個古典風格的花園，但二十世紀的花園，應已配合當代的都市主義風格而誕生。建築師和景觀師，因此建造出一些風格大膽的建築來。這種現代公園，在近代建築藝術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維雷特公園

維雷特 Vilette 公園，曾造成國際性的轟動，在許多外國景觀學校的課程中，這個公園均成為研究

主題。維雷特花園走主題花園的風格。在散步當中，會有許多不同的小花園，每一花園的建築師都不相同。一位建築師，設計了一個竹子園，和許多異國植物。另一位建築師，設計了一個鏡子花園，一個結合水和綠地的小島型花園、和不同風格的花園。散步步道越來越集中在紅色的小建築物上，形狀各異，或有小酒吧功能，或有遊戲場，或在其上舉辦不同的活動。

雪鐵龍花園

在雪鐵龍汽車工廠舊址，建造的雪鐵龍花園，正好屬於這種現代主義的花園。未來主義的建築，適於做植物探勘和夢幻之地，這所有的氣氛，都是由噴泉、池塘和運河，所營造出來的沼澤氣氛所致。

當身處在這樣一個建築師，於香煙靈感創造下的建築，而非喚醒市民喜好大自然的花園裡面，我們



■完工於好幾年以前的雪鐵龍花園，這是個人們企圖和諧地結合現代建築和綠地的一方空間。
(照片 Alain Ravalet)





■另一個未來主義的花園範例，蒙巴拿 Monparnasse 花園。這個公園靠近火車站，就像一個呼吸的自然空間救助站一樣。
(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)



■蒙巴拿公園位在這個相當都市化的地方，還是可有找尋溪流潺潺聲的想望。
(照片：巴黎綠地管理處)

好似受到感染般。然而在面對一連串的主題館，或找到種滿顏色幽暗的綠色植物，適合小睡片刻的幽暗花園中，我們卻又無法不為所動。“系列花園”中，剛好有和人類五種感官相互對應的花園。植物的主色調，乃與金屬結合在一起。“動態花園”，有些像原始的牧場，景色荒蕪，這又與旁邊其他精緻的小塊規劃的花園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對於每天沈浸於現代都市精緻生活下，和在某綠地即可能呼吸到大自然漫無秩序的和諧的市民而言，這種花園可能有些複雜。

這也有可能牽涉到巴黎動物族群的問題。這裡所指的動物族群可能是公園和花園的造訪者，也可能是中途停於巴黎的候鳥，像是綠頭鴨 (Anas platyrhynchos)，還有冬天便離開海邊，到內陸的海鷗。

還有鷺也是，一隻灰白色的

鷺，在季節更換時，每年都會在巴黎南邊的一個公園中，停留幾個星期。對幸運的巴黎散步者，可在清晨時分，在它展翅高飛前，一隻腳固定不動地，棲息在有霧的池塘上時，一睹其英姿。

還有在巴黎最高樓樓塔築巢的紅隼 (Falco tinnunculus)。

有一天，我們一定要更仔細地注意巴黎的動物群。這個主題一定會令我們驚異非常。

知道有許多鳥類，仍舊相當自然地棲息在巴黎，就令人感到放心了。這證明了，首都並未因那些藐視樹木和綠地的瘋狂建築物而完全地敗壞，空氣也還沒到達無法呼吸的地步。總之，生活的藝術，是不會將大自然的基本法則和其優點的光芒蓋住。生活的藝術，至少在巴黎還是可以規劃的。 [翻]

